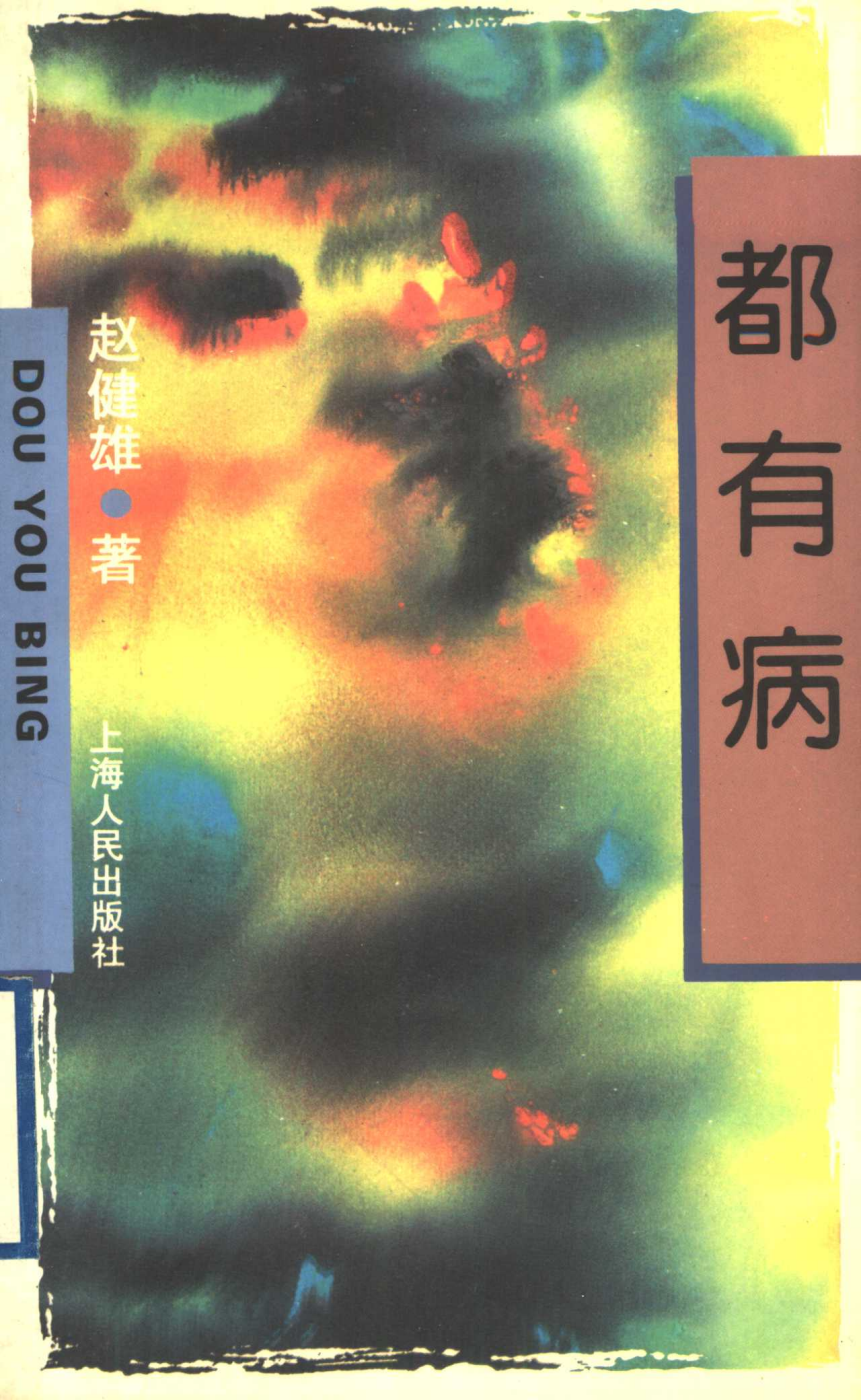




都有病

赵健雄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DOU YOU BING

都有病

赵健雄●著

DOU YOU BING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邵 敏

封面装帧 柯谷夫

都 有 病

赵健雄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91,000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7—208—01984—3/G·279

定价 5.90 元

自 序

“有病!”这目下已成为街头巷尾的俗语。遇某人说话或行为乖戾,或许你会情不自禁地脱口吐出这两个字;而当不得被动地承受一项考虑不周的政策之后果,人们会讲,这是“领导生病,百姓吃药”。对病态的敏感乃至执拗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普遍,无论如何,这是社会健康的标记。

二三十年前,几乎人人处于颠狂之中,却“身在病中不知病”,一场顽症大发作,差不多把国家弄到崩溃的边缘。那时,能清醒地读懂世态与自己的,真是天下不过二三子,所以这病也不能不生。

上面算说大话，具体到个人，当一心只想把自己奉献出去，苦既不怕，死亦何畏时，谁还计较甚尔只是垂注一下身体呢？那个时代，言不及病，是反常中的正常。

如果仅从传媒中看，眼下倒像更近于病态。哪天的电视和报纸上没有药物广告？几乎任何一家电台都有医生在“坐堂”，喋喋不休地谈论各种常见病和顽症。人们从未这样关心自己的健康乃至过份热心得迹近病态。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从冠冕堂皇的脸上到隐处，都有无数种药物力图抚慰之、振兴之。国货，再加上舶来品，可谓洋洋大观。

阅世，有诸种方法。我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试图通过病态看人生与社会，发现至少颇有趣味，也不无益处。陆陆续续，便写下了一些文字，这次归集拢来，编为一集。

前人的笔记中，不乏涉猎医事的，当然更不乏医人作的案例。我的意思与这两者都有所不同，对我来说，“病态”不过是可以用来管窥世态的一扇窗户，所以读者无须计较我专门知识的多寡，倘若读完此书，你能会心一笑，如禅悟，鄙人就自认功德圆满了。

我当然也有病，亏得那些大大小小的折腾，

才有这些文字。不想黄婆卖瓜，却敢说，这纸页间是留下了自己切实的伤痕与热度的。

有时候，懒得横空出世，便操刀剖剖自己，说无聊消闲也罢，讲这其实是一种有勇气的作为也罢。挥动起手臂来，难免有失分寸，无意间亦可能划破了某位的脸面，先在这里致歉，并申明自己的用意只在疗治，而并无他图。

书名《都有病》像是愤世嫉俗之言，其实只是一种客观的概括，并且仅仅在病理学的意义上。

就说这些。

1995年1月15日

于杭州拾酒楼

目 录

自 序	1
锻炼免疫力	1
吃病人	3
精神和体魄	5
感冒和喝药	7
漫说洗澡	9
洗脸的原则	12
也说达尔文医学	14
求诊热线	16
圣水与凡胎	18
诗与湿	20

2 · 目 录 ·

吃屎尿	22
欲望和匮乏	24
护肤何如健心	26
难辨机器抑或人	28
对付感冒诸法	30
不妨欺瞒	32
塞翁失马之类	34
病房杂感	36
病榻上下	38
以己度人	40
定数	42
难忘旧病	44
无病无知	46
傲视病痛	48
权宜之计	50
人生的可能	52
文字恐惧症	54
为文与健康	56
组合音响病	58
体育的目的	62
截瘫	64
乞丐的伤口	66
闲话香功	68

红茶菌和鸡血疗法	70
西洋参	72
说烟	74
啤酒也是药	76
热吃老酒	78
饭醉	80
劝酒	82
吸毒	84
疯子	86
无知无畏	89
末途与生机	91
老境	93
死法	95
割礼	97
艺术与技术	99
体毛、性及其他	101
工作生活两不误	103
“老军医”之类	105
杞人之忧	107
有感“异化”	109
难题	111
关于怀孕	113
堕胎和谋杀	115

人流杂谈	117
落生之时	119
开裆裤之艺术	121
牙痛	123
牙痛之后	125
人假于物	127
同病与同道	129
生死自然	131
痔之失血不足惧论	133
痔之失血亦堪忧论	135
坐立不安	137
有感水臭	139
再感水臭	141
三感水臭	143
梦与凡俗	145
人情种种	147
偶性的宇宙	149
脱胎换骨谈	151
百年与一日	153
性急和天道	155
说聪明之难于糊涂	157
大我无我	159
制度之度	161

假定	163
叛离酒道	165
病非病	167
有关痛痒	169
玩痴	171
吃鸡遇梦	174
沙眼及其他	176
流感偶记	178
吃错药	180
病事琐记	182
 后 记	 185

锻炼免疫力

俄罗斯的博卡洛夫提出一种独特的保健法,即自虐。通常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饥饿、寒冷、失血、碰伤等等,在他看来都是养生乃至长寿之道,因为与肌肉一样,免疫系统也须不断“锻炼”才能健旺。这种理论与东正教有什么渊源我不甚了然,即看博卡洛夫自己实践的结果(鞭身、绝食、烫伤)似乎效果甚佳。但有关的介绍文字,没有提及他在如此作为的时候,主观感受如何。若是十分愉快,便仿佛透出一些自虐狂的气味,要是相当痛苦呢,或许博卡洛夫宁愿承受,一般俗众怕宁可折些阳寿,也愿意活得舒服些——近闻美国健身减肥热减退,便可作佐证。假如生命

的苟延须以痛苦做代价，许多人情愿选择短暂而快乐的一生。

由此想到的却是，自虐这么一种最乖戾的行为，原来觉得真荒唐得可以，通常人们也把它看成是病态，谁知却也有积极的作用，甚至可以防病呢。看来本能决不做无意义的事儿，循着自然之道，纵然表面上显得如何谬误，也总有它的理由。所以对那个“本我”，实在是“纵”着好。现代人的许多毛病，可能都缘于各种社会 and 环境的压抑，导致“自己”的消解。我们感冒去就医，大夫通常只给所有患者同一种或几近相同的药，谁对病人说过：你这是身体本身需要一场感冒了？

其实不少时候，我们都的确需要感冒：藉发烧可以杀灭其他的病菌，休息又带来心理上的放松，等等。

几十年前，中国流行过一句话，叫“以苦为乐”，很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屑。其实苦中作乐才有乐，一味的乐，不腻味才怪呢！那年头过来的人，目下偶尔“忆苦思甜”，常常从那苦中品出一丝真正的甜来，不但不悔当初，还对眼前的浮华产生一种厌倦。

吃病人

某处皮肤搔痒已有许久了,原想听其自然,终于耐不过去,只好就医。大夫是一老者,风度颇佳,看过患处,说是炎症,便开药方。去付了钱,领出各式瓶子与盒子,有口服的维生素、沐洗用的麦饭石、两种外涂的水剂与霜剂各3支,勉强塞进口袋,多少感觉有点小题大做的意思。想起诊所里的冷清与街上招揽就医者的广告,操此业的,大约谋食也不易罢?既然上钩来的,善治以外,也还得给自己图点“效益”。兼而顾之是合于“中庸”的,所谓“人道”,则待人以道,也不能绝了自己的路。至于少数藉医行骗的,又在其外了。

一旦成为一个行当,它就有了自己生存与发

展的逻辑。就像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一样，医生是靠了病人才有收入的。这就逐渐衍生出必要与不必要的种种制度和办法。令大家更加关心健康，也就是更加依赖医疗保健行业。很少人去问一问，这是否真有必要？不止是某项具体措施，或某种剂量的药物。

闲来读美国科学院院士刘易斯·托玛斯的《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书，他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以他的说法：“大多数毛病不用治自己就好了。”医生的存在当然不是徒劳。但在那块土地上也有着某种“过份”的趋势。以至“我们的钱就甭想干别的，全得花在那上面了”。

自然也有人宁愿都花在那上面，即使仅仅求一种慰藉。但一任其自由发展，对这个社会实在并不“健康”。

我不是医生的敌人，但我愿意说些意思相反的话，哪怕只是解嘲。在任何问题上，“舆论一律”恐怕都会有害的。

事实上，两种共 6 支外涂药物，只用掉 1 支，我的炎症便好了。

精神和体魄

比之一刀砍为两段、各自能长出另一半而仍然苟活的蚯蚓等低级动物，人实在是很柔弱的。不要说斩去脑袋决无再生的可能，就连最无关紧要的部位——如肛门，一点微末的病变像痔疮，都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夺去他生活的意趣和精神创造力。

愈敏锐的神经，感知不适与痛苦的能力就愈强。这也是进化须付出的代价。正像愈复杂的机器，愈容不得差错。少年时代读过一本未能忘怀的书——《陶威尔教授的头颅》，其间描述的换头术之新鲜与可怕，均令我刻骨铭心。此书译自俄语，前不久有消息说，便在那块土地上，幻想已成

现实。虽然那位有幸换过头的人因为另外的原因还是死了。

这让我想起蚯蚓，人能获得蚯蚓那样的再生能力吗？有一句曾经很喜欢的话，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如果文明人而能野蛮至蚯蚓那样，甚至不怕腰斩，则他的精神也一定可以飞升入一个更新的境界。

近日因为少有不适，便显得恹恹，文思亦受阻。遂忽发奇想，作上述怪谈。精神也还实在是体力充沛的一种外溢，故人在择笔之前，先须看看自己胸臂有多少肌肉，否则，莫如睡觉去。